

© 杨紫陌 2010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春以为期/杨紫陌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10.5

ISBN 978-7-5470-0909-3

I. ①春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7913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7.5

出版时间: 2010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策 划: 赵海萍

责任编辑: 高 爽

装帧设计: 第七印象·余一梅

ISBN 978-7-5470-0909-3

定 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# 【目录】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卷一<br>·<br>春梦 | 003<br>·<br>胭脂砚 | 012<br>·<br>春以为期 | 023<br>·<br>眉子砚 | 038<br>·<br>幽兰调 | 047<br>·<br>凤求凰 | 卷二<br>·<br>笙歌 | 063<br>·<br>莺莺烧夜香的汗巾儿 | 072<br>·<br>碧纱橱，低映月儿明 | 077<br>·<br>斜倚熏笼坐到明 | 083<br>·<br>陌上拾得旧花钿 | 091<br>·<br>胭脂尘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|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
| 099  | 卷三 | 105 | 113   | 122     | 127 | 136      | 143   | 149  | 156 | 165  |
| ·    | ·  | ·   | ·     | ·       | ·   | ·        | ·     | ·    | ·   | ·    |
| 红藕香残 | 叩问 | 小桐川 | 小鼎茶初熟 | 画堂三月初三日 | 折枝花 | 帕黄花也笑人岑寂 | 十二美人图 | 七夕乞巧 | 秋深帖 | 凉云百蝠 |

卷四 · 定情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73   | 177             | 180             | 186             | 191             | 199             | 204             | 211             | 219             | 226             |
| ·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 ·               |
| 我出东门游 | 何以致拳拳，<br>绾臂双金环 | 何以致殷勤，<br>约指一双银 | 何以致区区，<br>耳中双明珠 | 何以致叩叩，<br>香囊系肘后 | 何以致契阔，<br>绕腕双跳脱 | 何以结恩情，<br>珮玉缀罗纓 | 何以结中心，<br>素缕连双针 | 何以结相与，<br>金薄画搔头 | 何以慰别离，<br>耳后玳瑁钗 |



吴万有本是苏州砚匠，秀儒文士常来他这里寻一些文房雅器。

一日稚登信步来访吴万有，江南的春天，繁花欲败，叶暗红稀，屋内却阴润润的，这时吴万有拿出一方小端砚来，在锦字格的窗下，王稚登看到了这方端砚，砚身小可盈握，砚质也细，隐约可见胭脂晕及鱼脑纹。

王稚登一看便喜欢上了，他仔细地打量那砚，小砚宽一寸五分许，高一寸九分许，砚身微呈椭圆形，刻成果状，上端两个果叶左右纷披，尤其是那一点胭脂晕，使他立刻想到了薛素素，这样的雅器只配得上卿卿润娘（薛素素字润娘）。

那一点胭脂晕色撩拨了他，他即刻买下，并赋诗一首，使人刻于砚背上：调砚浮清影，咀毫玉露滋。芳心在一点，余润拂兰芝。

后背有王稚登题的铭文。

稚登将此砚以精致的珊瑚红漆盒贮之，并在盒盖子上刻薛素素像，细细暗暗的花纹。

盒子上的素素像凭栏立于帙前，刻功很是纤雅。

右上篆刻有“红颜素心”四字。

左下落款“杜陵内史”小方印。

杜陵内史即为仇十洲之女仇珠。

仇珠在明代的画坛中，是少数很有地位的几位女画家之一，她承其家学，作画常使用原色，大青大绿，色调艳丽厚重，体现

终不身许。彭氏恼羞成怒，将其羁留边城十余年才放还江南。素素于期间曾有诗集《南游草》多卷。

后素素居秦淮河，在此结识一些江南文人士族。嫁过姓沈的豪门，那一段姻缘曾一度是美满静好的。读到乾隆年间吴县诗人题薛素素《吹箫小影图》：

沈家园里听吹箫，桃叶桃根似六朝。

山上蘼芜山下幄，如何不画沈郎腰。

嫁入沈家后，素素可能有过几年安稳的好时光。

眉楼十样写眉痕，红豆花庄花断魂。

如此玉箫风月夜，几人能不负郎恩。

两首诗都是描摹那一段的好日子。但后来，两人终是不好了，素素离沈家而去。官宦世家子，难容风尘旧人？或沈又得新欢，始乱终弃？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待悠然醒转之时，才分明觉得郎已是情疏迹远，何时已为这沈家园里一过客？那一种感受是索然，连恨都没有名字。

想必与那沈郎她亦是付出一切而争来的，可最终也争不过命。

过是互慕才名，两下里凑个趣。他真正的冤家另有其人，那人即是马湘兰。王稚登一世布衣，在吴中十里的花柳繁华地，诗洒歌赋，舞扇歌衫。但他又极谨慎，他不沉溺，说他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又好像是有点过了，他不同于柳永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，亦不同于杜牧的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。

王稚登不过是风雅调情“萧瑟词人，往来游戏”，他极有度，也许是素素早看透这一点，在王稚登送给她那样一方风情万种的脂砚之后，她不过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心也不经意地摇荡了一下而已，权作了风月知己，并不敢奢望相托一生。

王稚登送给马湘兰的砚相对因没有《红楼梦》的铺陈烘托，便暗淡了不少，据传她的那方闺砚上却有马湘兰自己的题铭：“百谷之品，天生妙质。伊以惠我，长居兰室。”她是以砚喻人，明说砚，实则写眼前赠砚人，而且一开始便摊开了她想要的结局，“长居兰室”。夙命的安排，注定终身误。

砚台题铭里的“百谷”即是王稚登的字。

王稚登，明代人，字伯谷、百谷，号青羊君、松坛道人。长洲人。如果他在明史里有一席之地的话，也只能说他是一个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他一生不仕，政治上毫无作为，依一身布衣徜徉于金陵的白下青溪中，丹青墨色，曾主吴地文章之首席达三十年之久，与吴下书画大家文徵明相提而论。他亦有书法帖传世，隶书



清人有诗：“却忆玉人桥上坐，月明相对教吹箫。”

这桥即是清人余情《板桥杂记》中的板桥，明时叫做玩月桥。而此桥旁即为名妓马湘兰宅第。她的居处：池馆清流，花石幽阶，曲廊便房，幽迷不可出，一度为秦淮胜处，慕名求访者络绎不绝。

马湘兰居于此地时，正是明代全盛时候，这十里秦淮，六朝风流处因她，而温文儒雅。

《秦淮广记》说她“姿首如常人”，但“神情开涤，濯濯如春柳早莺，吐辞流盼，巧伺人意。”我想她人亦如画，明媚而率真，不落雾水。清人亦说她的画，文弱不胜，秀气灵襟，纷披纸墨之外。意思是她不是花瓶，她不以貌取胜。

王稚登也夸她的字，婀娜媚人，想来他不过是欣赏她而已。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，曾三次为《马湘兰画兰》长卷题诗。后人评她，如子固，如仲姬。子固即是赵孟頫，仲姬即为管夫人。

她倾世风华不在貌，而在其心，“女诗人、女画家”的称谓对她亦不觉得突兀，亦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帖。青楼之兰，亦是兰，一样的孤高，一样标世。想来人生一世，轻贱自己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，大多时候，是自己放弃自己。

因她的轻财重义，为人洒脱，常常招祸。甚至有一次还遭人

## 一、明月前身

谷雨过后，樱桃渐熟。熏风过处，自有一种醉人。这江南小院，黄昏时候，小阁窗下的几上，修眉玉颊的叶小鸾正玩味着一方刚得的端砚。

此砚是小鸾的舅舅沈自炳刚刚送给她的。她仔细端详着这枚研台，砚台长三寸，宽二寸，厚半寸，面上有犀纹，砚池宛若一弯柳眉，小鸾喜爱至极，称其为眉子砚。并遂即赋七绝，镌于砚背上：

素袖轻笼金鸭烟，明窗小几展吴笺；

开奁一砚樱桃雨，润到清琴第几弦。

此研即为震撼过收藏界，传说中百年一显身的“眉子砚”，它原是明末才女叶小鸾心泽手润的旧物。

名砚讲究一个细腻幼嫩，温润如玉。研墨时，墨汁不滞，发墨快，墨汁细滑，书写流畅不损笔毫，字迹颜色经久不变。好的砚无论酷暑还是寒冬，如用手心轻按砚堂，旋即会出现滋润的水汽，砚心湛蓝墨绿，水汽经久不干，古人有“哈气研墨”之说。砚质讲究刚而柔，此一种柔即古人所说“若小儿肌肤，温软嫩而不滑”。

想必小鸾的砚亦是如此的贵气，被她视为红闺雅伴，才有

当时还是明代的中期，大明的社会是如此悠闲，男人女人都如此好风雅。

大明的正德君也到民间游赏去了，一眼看见了头戴海棠花的酒家女李凤姐，便也一下子坠入情网。

大明的社会肯定有一个时期不管是民间还是侯门，都是安详与愉悦的。皇帝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放松闲逸，他可假扮军爷，游戏民间。皇苑深宫内，哪里如外面的世界，如此这般风姿绰约。

叶沈两家最盛时，当亦是那段时期。

后来叶绍袁将这一家才女的诗词都编入《午梦堂全集》，得以流传下来。

其中一门才女，当以叶小鸾的才名最高，一日，一家人清灯夜坐于堂前，薄暮初寒，槛外风竹潇潇，帘前月明如昼，桂影婆娑，母亲有感而发，遂作一联：“桂寒清露湿。”

“枫冷乱红凋。”小鸾即刻应对。

母亲喜极，禁不住夸她说我儿原是夙慧。

小鸾字琼章，一字瑶期，她的父亲叶绍袁是天启年间的进士。母亲沈宜修，也是江南吴地书香世家出身。名士钱谦益曾为其写传，他在《沈宜修传》中，对叶氏一门的风雅之盛赞赏有加：“宛君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，镂月裁云。中庭之咏，不逊谢家。”这里的谢家是指有“咏絮才”的东晋才女谢道韞一家。

可是，虽心思惶惶，但也总是振奋，心底那一点点欣慰的光总是不经意间闪出来，照亮眉间。

九月十五日那天，张家派人送来催妆礼，当大家遑遑喜气地打开那一箱枣茗时，却发现了一枚折断的玉搔头，人们望着这枚断簪，人皆惊悸。

是夜，小鸾病倒，且病势很重。

叶家遍请当地名医，小鸾的病仍旧毫无起色。

夫家派人前来探望，送来时鲜的吃食蔬果，还有名贵的药补之品，婆家人心思缜密，宛然已把小鸾当成自家人了。

后又见小鸾病势不轻，不是一天两天可见好的，便要求婚礼提前，定在了十月十日。

那昆山的张公子定是急坏了，即是一个病的，也定是要娶回来，也想早一点见到宛若天人的小鸾，他不信有他晨昏在床榻守着，她还会舍他撒手而去，她是他今生执手相拥的伴。小鸾，你今生别想逃，你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！

小鸾父亲只想让女儿尽快好起来，他也对张家的厚爱感激于心，另外叶家父母也想让喜气冲散冲散这没来由的晦，便也一口应允。

她的母亲告诉小鸾时，小鸾只长叹一声，低低地说：“如此甚速，如何来得及！”

师曰：“善哉！子所犯者，独绮语一戒耳。”

遂与之戒，名曰“智断”。

最后这一句是这个意思：“她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什么戒也没犯，不过太过机敏，只犯了一条，用词绮丽！”

写这段文字时，在夜里，只觉关山遥遥，魂魄幽幽，小鸾，还是真的小鸾吗？

后叶父归整女儿的遗作，并将亲朋好友的悼亡诗文，合成集子，名为《返生香》，并作序说：“西海中洲有大树，芳华香数百里，名为返魂，亦名返生香。笔墨精灵，庶几不朽，亦死后之生也，故取以名集。小鸾所留笔墨鲜活灵动，每每捧于手中，其楚楚情致，动人心魄。春衫怯怯，佯羞微笑隐湘屏，宛如人在眼前，此一为不朽，故名返生香。”

据说，她在玲珑山的一个小庵里住了下来，开始潜心读经。她时常随手写一些点滴感悟寄于山下红尘中浸于急管繁弦的苏东坡。我想她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女人一旦爱了，那份执意，是可以付出生命的。她只不过找个借口，只为感觉他的气息。“那一夜我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，不为修来生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”仓央嘉措的歌，用在这里却也不唐突。

情僧心中有爱亦有佛，他的情歌所述虽谓男女之私，两者并不相克，颂扬佛法的人读来亦觉有动魄惊心之感。

他对着爱人如是说，亦似对着佛说。

东坡也偶尔去山上看她，有时带着佛印，一起禅房清话，只不过那话题不可能再有别的，已仅限于禅了，而此中意味，如眼前这杯茶，太阳还未偏西，便早已如此清淡了。

一个是杭州太守名满天下的大学士，一个是皈依佛门的青楼女子，两人这样的身份，无论是经意还是不经意，都不可能再有故事发生。

那一年，东坡因乌台诗案，被贬去了黄州，此一去山长水阔，今生相见再无期。琴操的生命再没有一个可支撑的点了，东

玉人。杯盘交错，喧哗如盖，她什么也听不见，她只窥着他一人的言行。而相如也似乎已感觉到她，时不时递来一缕目色，使她刹那间心如撞鹿。

她是早慕相如才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芝兰玉树、白衣卿相。

她不能掀帘而入，却也不舍得离开，她徘徊于帘后，心意难定。

一缕琴音幽然而起，她静下来，侧身细听，那琴音低回而沉郁，像是她此时如山的心事。相如琴技松脆轻滑，他的琴声乍听起来是消散的简远的，琴意中自有一种什么也束不住的疏脱与淡然，可是总有一种意思是挣了绿绮琴本身的古拙，变得忧郁、深婉、情意切切，宛然良夜低诉。

琴音慢慢由弱变强，从“愁思难解”到“情意坦荡”，这一种阴柔的力量，博得了佳人心，何况那在侧的文君同样琴心婉约。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，游遨四海求其凰。

时未遇兮无所将，何悟今夕升斯堂。

有艳淑女在兰堂，室迩人遐毒我肠。

何缘交颈为鸳鸯，相颉颃兮共翱翔。

凤兮凤兮从凰楼。得托子尾永为妃。

交情通体必和谐，中夜相从别有谁……

后来司马相如又施恩惠于侍女，侍女替他传信于卓文君，终于使文君心意坚决地奔他而去。相如得了如意佳人，恐卓家阻拦，便连夜带着文君乘车回到自己的家乡成都。

梅花一弄断人肠，  
梅花二弄费思量，  
梅花三弄风波起。

许是与民族融合有关，汉唐时期的版图辽阔，人心也似开豁大度，这一时期的女人便也开明而横绝，奔夫而去且嫁得极成功的，一是隋末唐初的红拂，再者便是卓文君。

那时的女人还不缠足，即是徒步，女人亦可走得很远，如男子一样。

五代北宋以来，疆域变小，人心也变得狭隘，女人以足小为美，男人对于女人，已不想再费一点力气，只想单掌盈握即可。

男人的世界已变得充塞而纷繁，女人要弱，弱得风露清愁，弱得娇喘微微，男人才可心安而适意。李白的诗是“檐飞宛溪水，窗落敬亭云”，所以他能代表大唐，代表一个时代的情怀。而宋明以来的文人却说“壶天自春色”，人的心灵无法驰骋与满足，便对着眼前壶大个地方也能体会万川春色，也能感觉圆满。

无奈时，自己障自己的眼吧。



一样平常，一切便已在心中化解。烂嚼红茸，却不向檀郎唾，只咽到肚里，怎样的凝噎，也化得了春风满面。心中无阻滞，便不得白云飞。

汉时的卓文君最是柔肠欲绝，也是最亮烈难犯的。卓文君她性格是极有棱角的，她要爱得清楚明白，爱得不糊涂。

卓父知文君与相如夜奔，他气愤至极断然与文君绝，不给她一文车马钱。

相如与文君赶奔成都。

一路上文君倚着相如，相如告诉她他家很穷。文君没受过穷，她不知道什么是穷，她或许以为穷即是：历历种白榆，桂树夹道生，青龙对道隅，凤凰鸣啾啾。

守着爱的人，再穷再荒芜的一隅，也宛然凤凰在郊野。

等到了家，文君才知什么是家徒四壁。

那时的爱浓烈得化不开，二人日夜相守，便什么也不顾了，一院一屋一琴足矣！

可是，过惯了富日子文君终又跌回到现实时，她觉得了富人家的好。于是她与相如商量，两人卖掉屋宇车马，转而去临邛，在卓家的朱漆大门的对面，开了一家酒垆。史书上记载：文